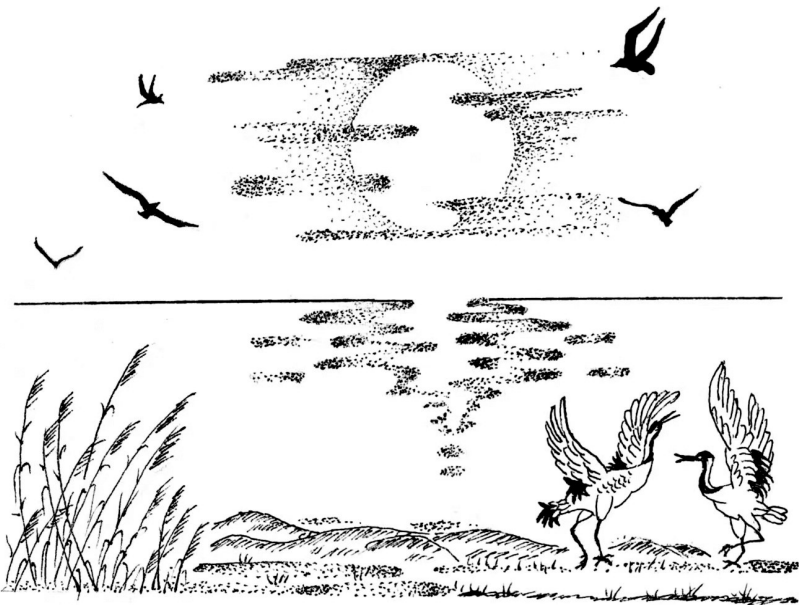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黄萍 散文作品

河海交响处，是吾乡



插图：夏立新

渤海辽东湾的风永远带着咸湿的温柔，大辽河在此收束奔涌的步履，将时光沉淀成土地的年轮。

营口，这座被河海亲吻的城市，是我眸中不落的星辰，是岁月深处最绵长的牵挂。

辽河老街的青石板上，深深浅浅的车辙印是时光的密码。1861年的汽笛

穿透雾霭，万吨商船载着南来北往的繁华，在港口织就“东方贸易总汇”的盛景。

夏日里帆影蔽日，冬季里车尘络绎，中西合璧的建筑在晨昏交替中舒展画卷。泰顺祥茶楼的茶烟漫过雕花窗棂，评书艺人手中的折扇轻挥，便抖落满室的历史烟云；怡笑阁的笑

声震碎檐角冰棱；满绣工作室里的银针在锦缎上穿梭，将对生活的期望绣成并蒂莲花。这些带着岁月包浆的老建筑，是城市的掌纹，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祖辈的故事。

大辽河是流动的翡翠，从东北平原逶迤而来，在营口拐出一个苍劲的弯儿，将陆地的深情注入海洋的怀抱。

黄昏时分的人海口是造物主的调色盘。夕阳如熔金坠入海中，水面碎金跳跃，与漫天霞彩共舞。湿地是候鸟的驿站，春秋时节，丹顶鹤红冠点雪，在芦苇荡中舒展水袖；天鹅引颈长歌，惊起一滩鸥鹭；黑嘴鸥掠过水面，翅膀裁出浪的形状，连呼吸都染上了自然的韵律。

一百二十二公里的海岸线是串珠的银链。月亮湖公园的芦苇荡是水鸟的秘境，晨雾未散时，垂钓者的剪影在湖面投下细碎的涟漪；夜幕降临时，音乐喷泉随乐起舞，光影与明月在水中交织成梦。山海广场的鲛鱼公主雕塑永远含眸守望，她裙摆的褶皱里藏着千年的潮声，广场上的银杏叶每逢深秋便铺就金毯，孩童的笑声与海浪声此起彼伏。白沙湾的晨露沾湿贝壳，金沙滩的落日将归人染成琥珀，每片海滩都有属于自己的晨昏恋歌。

东部的山峦是大地的脊梁。青龙山四季皆画：春日杜鹃燃遍山野，夏日绿荫织就凉棚，秋日红叶漫过石阶，冬

日雾凇装点松枝。山径间的奇石或如雄鹰展翅，或似仙人指路。山泉水叮咚作响，在石潭里映出天空的湛蓝。赤山的赭红色山体与碧海相接，站在山巅俯瞰，一侧是浪涛拍岸的磅礴，一侧是群峰叠翠的静谧，山海在此达成最和谐的交响。

营口的温泉是大地的馈赠。地下深处的热泉带着“三高”（水温高、水量高、矿物质含量高）的密码涌出地表，海滨温泉与浪声相伴，冰雪温泉在寒冬里蒸腾暖意，药浴温泉的草木香漫过回廊。泡一池热汤，看雪花落在睫毛上融化，感受矿物质亲吻肌肤的温柔，此刻的时光变得缓慢而璀璨，连呼吸都染上了大地的醇厚。

这座城市的魅力，在于历史与自然的水乳交融。辽河老街的砖墙上，爬山虎正用新绿书写今时今日；辽河岸边的骑行者掠过风的耳畔，惊起白鹭点点；温泉度假村的灯火与星空遥相辉映，将人间烟火酿成诗行。

她是孕育我的摇篮，是我无论走多远都会回望的方向。每一片浪花、每一块砖石、每一缕山风，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名字——营口，我永远的故乡。

当暮色为城市披上鎏金外衣，我知道，河海交汇处的故事仍在继续。那些关于繁华、关于自然、关于热爱的篇章，正随着潮汐涨落，在每个营口人的血脉里，流淌成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晨光里的马达溪

陈水河

原以为只等马达轰鸣几声，马达溪就能成为舳舻舟起航的地方。

马达溪是今鳌江的最后一道支流。炎热夏日，选中马达溪进行田野考察并不意外，意外的是马达溪在雅滩村转个身，分流向北去衢江了，仅剩下一道浅浅的水流经马达老街，去古鳌江一线的老亲戚家串门儿去了。

一

曾经，每到雨季，马达溪流域一幕幕雨帘、一场场洪水，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。

雨水潇潇地下，溪水沿着坝沿荡起了秋千，临时做起了水漫金山的游戏——抬起头，伸直腰，一个转身，把浪头甩上了坝体。

那些脖子粗、脊背宽、胳膊壮的支流，故意与岸上人作对，如同节日里以百条板凳组成的江南龙灯方阵，左冲右突，等一切无力扭转全局的时候，使个性子，摔门直撞，使得多方受伤，包

二

在即将出梅的日子，我几次来到马达溪两岸，想看看今日滞洪地区农作物种植的现状和村落面貌。

鸭子可以随意撒欢的绿野，黄牛可以彻底解下牛轭的田塍，到处绿色依依，仿佛展翅飞翔的水鸟，可以一路畅行。

久藏在青纱帐——玉米田、甘蔗林、芦苇地里的蚌蚶，还没学会下地蹦跶，夏秋两季连续干旱的幕布早已悄悄拉开。头脑聪明的庄稼汉拎着礼品，主动到珍珠塘的钢棚里做客，与塘

主协商提水抗旱的大事。

午后，远方时不时地传来打雷的声音。

喜欢用复眼观察四周动态信息的蚌蚶似乎觉察到了异样的气息，躲在褐色树枝的背后，老是用前脚抚摸着自己的大头。

橘灯如豆。晚上，原本栖息在那些发卷变瘦的稻叶上的飞蛾，似乎看准了时机，前赴后继地飞到了灯罩下，等待死亡。剩下的，即使能坚强地挨到天亮，可等待它们的将是电动喷雾器强大的药力。

三

面对下傅村、上华村附近的马达溪，我心疼溪水流经的河床太过丰腴，如同一个中小型机场般洒脱、淋漓；而走入雅滩村、里何村附近的马达溪，又觉得它是否太干瘦了，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，届时，龙头一发作，该如何容纳洪峰到来时的水量？怪不得于此

还 伞（外一篇）

张翼安

你是谁

阿华这天手里有点事儿下班晚，九点才开车回家。

在离家一公里处，阿华看见一个大爷躺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腿，痛苦地呻吟着。

阿华在心里告诫自己，少管闲事，媒体上报道过的碰瓷陷阱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。一脚油门，他快速地离开了现场。

阿华一边开车，一边自责：我不能视而不见呀。于是，他调转车头又来到了大爷身旁。

大爷说他姓王，刚刚被一辆汽车剐蹭倒了，肇事司机已经逃逸。

围观的人七嘴八舌，但没有一个人上前救助王大爷。

阿华没有想那么多，抱起王大爷放进自己的车里，快速驶向医院。

人群中，有人发声：“这个人应该是肇事者，要不，他怎么会救大爷？”

医生说：“病人情况紧急需要动手术，快去办理相关手续。你是他的亲人？”

阿华摇头。

“那，你是谁？”

……

手术很顺利，王大爷从手术室出来，让阿华快给他女儿打电话，他女儿在邻近县打工。

两个小时后，王大爷的女儿阿莉来到医院。她上前一把抓住阿华的衣领，不依不饶地嚷着：“我爸的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你必须全部承担。”

“你别激动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你听我解释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解释有什么用？”

“哎呀，女儿啊，你错怪他了。”

医生也走过来告诉阿莉：“是他垫钱、签字救了你父亲，幸亏手术及时才保住了你父亲的腿。”

“你不是肇事者，你是谁？”

阿华从医院出来已经凌晨四点，他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办公室。

因为这件事，阿华的妻子阿娟好长时间都没有理他。

几个月以后，肇事司机找到了。阿华的事迹传开来。

阿华下班回家。推开门的那一刻，他惊呆了，一桌丰盛的晚餐，还有红酒、鲜花。

阿娟搂住阿华。

阿华说：“讨厌，你是谁！”

王文戈歌词选

王文戈

后河沿的记忆

一

家住辽河边
都叫后河沿
后河沿的孩子（们）
淘气不讨厌
抓蛸夹子淘梭鱼
摔泥娃娃踢麻鞋
扇片叽弹溜蛋
砍小偷打铁罐
芦苇塘里端鸟窝
大辽河里飞如燕

二

家住辽河边
都叫后河沿
后河沿的孩子（们）
真是不简单
捡拾柴火烧大锅
拉土和泥抹房盖
网河虾钓河鲜
脱煤坯砌墙院
勤俭持家有传承
吃苦耐劳好少年

(副歌)

弯弯的辽河岸
亲爱的后河沿
岁月拷贝了少年的背影
生活赐给了少年的历练
曾经的曾经
是曾经的狂欢
当年的伙伴哟
谁忍说再见

辽河口老街头的乡愁

一

站在辽河口 往事逐水流
看河海相衔 数舳舻相勾
潮涨潮落 大河悠悠
送岁月远走

二

又来辽河口 惬意涌心头
望一桥飞架 瞰大河入海
橘霞金滩 鸥鸣啾啾
喝水调歌头

二

站在老街头 想起那时候
忆幡旗浩荡 数客商如流
车水马龙 深巷悠悠
载岁月千秋

三

又来老街头 蓦然惊回首
观旧城新貌 赏瑞气重修
文旅万象 意境幽幽
美誉满神州

老街头人流如织
辽河口涛声依旧
斗转星移依然我的守候
天涯海角拴着我的乡愁

盐马古道

（明清时期，一条从营口盐滩经柳树屯至盛京的盐马古道，印迹着驮盐马帮的艰辛历程）

一

月光清冷
盐花晶莹
叠满蹄印的小路
谁摇响了午夜的马铃
披星戴月
北上西行
阡陌交通
模糊了遥远的队形
盐马古道，驮起岁月的沉重

二

蹄声疲惫
光阴泥泞
洒满血汗的旅途
谁甩起了鞭花的峥嵘
一路坎坷
风雨兼程
蜿蜒的日子
蜷曲着历史的背影
盐马古道，镌刻生活的碑铭

(副歌)

往事如烟
摇晃千年的风景
岁月如弦
弹拨悠远的琴声
古老的故事
在马蹄窝里发芽
动人的传说
在时光机里沉静
盐马古道
漫长如绳
捆住运盐人的夏日秋风